



美利堅合眾國演

朝陽出版社



個西著

美利堅合衆國演義

• 下集 •

朝陽出版社出版

責任編輯 唐一國
裝幀設計 陸智昌

書名 美利堅合衆國演義(下集)
作者 偶西
出版者 朝陽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CHAO YANG PUBLISHING CO.
11st Floor 10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版次 一九八六年六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開(210×143mm)五三六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441-6

©1986 CHAO YANG PUBLISHING CO.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目錄

第一回	戈培爾假話失靈 布勞恩真情有報	一
第二回	末路途窮希特勒夫婦自裁 死心塌地戈培爾全家殉葬	一三
第三回	杜魯門謙遜多福 華萊士至察無徒	二二
第四回	博芳心小農試當兵 養妻女窮商入仕途	三三
第五回	虛心求教新總統因新下問 精忠報國病學士抱病遠行	四二
第六回	英國佬重演敦刻克 史迪威勇取密支那	五〇
第七回	馬歇爾力保猛將軍 蔣介石必撤史迪威	六〇
第八回	赫爾利大辦牛仔外交 宋美齡小試縱橫說辭	七〇

第九回	謝偉思訪中共領袖 毛澤東讚美國民主	七八
第十回	美國總統下原子彈 日本天皇上投降書	八八
第十一回	美國元帥植自由精神 麥克阿瑟制民主憲法	九五
第十二回	羅夫人替冉阿讓緩頰 艾麗娜邀斯特朗進宮	一〇五
第十三回	美國祭人權法寶 夫人畫繁榮藍圖	一一四
第十四回	不怕死派頓揚威 亂講話將軍被黜	一二五
第十五回	杜魯門倚重老將 馬歇爾起用司徒	一三六
第十六回	多情丈夫拒填中饋 失意老人頓失風騷	一四八
第十七回	杜魯門拋馬歇爾計劃 斯大林行西柏林封鎖	一五五
第十八回	路易斯面辱羅斯福 杜魯門硬壓煤沙皇	一六二

第十九回	邱吉爾遊說杜魯門 華萊士試創進步黨	一七五
第二十回	驕傲州長翻車 苦幹總統奪魁	一八七
第二十一回	錢伯斯叛黨立業 尼克松反共起家	一九七
第二十二回	萬民歡慶天安門升五星旗 白宮慌亂艾奇遜拋白皮書	二〇七
第二十三回	行杯葛馬利克失機 鑽空子艾奇遜得逞	二一三
第二十四回	將軍告急總統 總統駭壞首相	二二〇
第二十五回	總統罷免好戰將軍 老帥扮演和平使者	二二八
第二十六回	麥卡錫投反共之機 馬歇爾遭誹謗之禍	二三七
第二十七回	硬漢拉鐵摩選擇戰鬥 無賴麥卡錫受斥垮台	二四七
第二十八回	蘇共亂下討逆檄文 鐵托始創第三世界	二五六

第二十九回	妮妮動聽美國總統呼籲和平 誇誇其談蘇聯總理吹噓裁軍	二六五
第三十回	赫魯曉夫初辱北京 中蘇爭吵常種仇恨	二七三
第三十一回	秘密報告揚家醜 博士論文析原因	二八〇
第三十二回	法斯特叛離共產黨 福斯特申斥法斯特	二九二
第三十三回	白勞德被黜 福斯特掌權	三〇〇
第三十四回	蓋茨皈依白勞德 畢爾病逝莫斯科	三一—
第三十五回	艾森豪威爾誤信杜勒斯 中央情報局顛覆阿本斯	三一—
第三十六回	杜勒斯拆艾登之台 尼基塔鑽英美之空	三二五
第三十七回	國家要獨立卡斯特羅革命 人民要解放切·格瓦拉獻身	三三二
第三十八回	路瑟和米尼小蜜月 勞聯和產聯大團圓	三四一

第三十九回

京官受賄丟烏紗
學士貪財行騙局

三四八

第四十回

抗歧視黑人杯葛
講策略牧師取勝

三五五

第四十一回

白教士倡等待
黑博士爭朝夕

三六五

第四十二回

黑博士堅反越戰
金牧師終遭暗害

三七五

第四十三回

馬爾康斥非暴力
埃利哈殺親兄弟

三八四

第四十四回

黑豹黨逞威
安吉拉闖美

三九四

第四十五回

P T 沉船肯尼迪臨危呈勇
大哥罹難二公子受命接班

四〇五

第四十六回

侵古巴美國總統丟盡臉皮
撤導彈赫魯曉夫出足洋相

四一三

第四十七回

傑奎琳痛失總統丈夫
克格勃巧釣船王千金

四二二

第四十八回

譁衆取寵總統吹偉大社會
增兵侵越牛仔困反動運動

四二九

第四十九回 李普曼大論國是.....四三七

無冕王小議報人

第五十回 高瞻遠矚毛澤東傳信息.....四四五

老謀深算尼克松搭橋樑

第五十一回 訪北京尼克松顯風華.....四五四

回華府美總統驚惡夢

第五十二回 中央情報局暗中顛覆.....四六二

智利阿連德英勇殉職

第五十三回 莫斯科氣死納賽爾.....四七〇

華盛頓拉回薩達特

第五十四回 不擇手段水門終發案.....四七七

急拋小卒白宮初掩蓋

第五十五回 擔心漏底迪安力求解脫.....四八五

決意自衛總統強索報告

第五十六回 擊鼓助威電視界捧迪安.....四九四

作繭自裹錄音帶困總統

第五十七回 阿格紐因貪污辭職.....五〇三

尼克松爲掩蓋下台

第五十八回 亨利·基辛格橫議時局.....五一一

季拉德·福特縱談古今

作者的話.....五二一

第一回

戈培爾假話失靈 布勞恩真情有報

話說全世界人士都爲羅斯福總統的突然死亡表示哀痛之際，却有一個人在聽到羅斯福逝世消息後竟歡欣若狂，如獲至寶。這個人就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

原來，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上旬，蘇聯紅軍已經攻至柏林近郊，柏林成了一個被包圍的城市。希特勒不敢到地面上來見太陽，整日偏居於柏林總理府深達五十英尺的地下辦公室內。這位顯赫一時的第三帝國元首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他形容憔悴，精神頹喪。當他看到他所培植的親信一個個衆叛親離時，更使他痛心萬分，不能自己。戈培爾是唯一剩下來安慰。

希特勒一貫重視宣傳，在他的《我的奮鬥》中曾花了很多篇幅來申述宣傳之要義，他寫道：

「宣傳的作用……不是在於衡量和考慮不同的人所持有的不同的道理，而只應去強調它所要辯護的道理。宣傳的任務不是對真理作客觀的研究，那樣做無非有利於敵人；也不是按照學院派的所謂公平原則把事實陳示於羣衆之前；宣傳的任務應該是永無休止地爲我們自己的『道理』服務。譬如戰禍之起，非德國所能單獨負責的；如我們討論戰爭的罪惡，那便是絕對的錯誤。宣傳應該是將一切的罪名都放在敵人的肩頭，即使與事實有所不符，亦不應顧及……宣傳的目的不是爲那些酒色過度的少年紳士們提供

有趣味的消遣，而是在能夠令人深信——我所說的人，乃是指廣大的羣衆。」

希特勒的宣傳「理論」中特別強調「集中」與「重複」這兩個觀念。他說：

「廣大羣衆的感受性極爲有限，他們的才智極微，但又極爲健忘。由於這種種情況，所以，有效的宣傳都必需集中在特別重要的某兩三點上，而且要將這二三點反反覆覆表現在標語口號之中，務必要使廣大羣衆中的最後一人也能了解你在標語口號中要他所了解的道理。如果你不用簡單明瞭的標語口號而要求面面俱到，宣傳效果就無法達成，因爲羣衆既不能消化亦不能記憶你所提供的材料，如果用這種方法去宣傳，效果必趨減弱，最後是一事無成。」

希特勒對於宣傳的信賴，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他曾說過，「藉了銳利機敏、堅忍不輟的宣傳，足可以使人們相信天堂是地獄，而地獄是天堂。」爲了使宣傳發揮充分的效力，所以設計時必須要適應才智最低的人，「經常而主要的目標，應該是人們的感情，儘可能不必訴諸人們警覺的理智。」宣傳，「與科學的精確性無關，正如同街頭的招貼與真正的藝術毫無關係……你所要接觸到的羣衆人數越多，則你所需要的知識水準便愈要低淺。」

在以上的原則之外，希特勒認爲，宣傳者應該善於運用某些有用的心理學上的小花樣。譬如說，你要說服一個與你意見相反的羣衆，在早晨就不適當。暮色蒼茫之時要好得多，天黑之後大家都很疲倦，他們的抵抗力也必隨之減弱，這當兒便最容易「完全受情感所操縱」。另一個有力的工具是用大規模的激發，在納粹政權統治之下，這種戰法常常使用，使得本來無組織的羣衆參加遊行示威，間接接受了宣傳，如希特勒所說的：

「……這些陣容浩大的羣衆示威，成千成萬的人在一起遊行，遂使得渺小卑鄙的人也都傲然自得，

燃燒着無窮信心。儘管他自己不過是一文也不值的蟲蟻，但却自認爲是巨龍的一部份；在巨龍噴吐的火焰之下，可憎的布爾喬亞世界終有一天在熊熊烈火之中一炬而燼，無產階級專政必可慶祝其最後的勝利。」希特勒對於所謂廣大羣衆的蔑視，一再形諸筆墨，他所用的詞句，如「頭腦空空的羊羣」，「愚蠢的化身」等皆是。他又表示，人類在集體活動之時，都是懶惰、怯懦、娘娘腔調，感情用事，而且不能從事理智考慮。

在希特勒的宣傳理論中，其最後的一招便是漫天謊言，謊言越扯得大越好。他說：「謊言扯得大，正是可以取信於人的一個因素；這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爲羣衆們的頭腦簡單到極點，所以越是大言炎炎，越是比扯一些小謊更有宣傳效果。羣衆也常常扯一些小謊，不過限於羞惡之心使他們不願意扯太大的謊言。因此，即使有人起而指摘的話，羣衆也絕不會相信竟有人敢如此無法無天，顛倒是非的。」簡言之，謊言越大越容易被羣衆相信，而且越不容易被人拆穿。

希特勒理論中還有一條，可以稱之爲「單一魔鬼論」，就是說，不要在同一個時候舉出太多的敵人來讓羣衆去恨，以免他們弄錯了目標。一次應該集中於一個目標的，羣衆的仇恨應該集中於這個仇敵身上。對希特勒來說，猶太人是一切罪惡的代罪之羊。雖然他也反對民主政治，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法國以及其他目標，可是，猶太人却總是「一切罪惡的真正原因」，他們「要徹底毀滅德國以及亞利安民族的文化」。

關於宣傳的進行，希特勒看得很簡單，他主張由國家全面控制教育就行了。希特勒對於全民教育的觀念，正是他反對民主政治整個理論體系中的一環。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對民主政治加以嘲諷。他說民主政治乃是最無效率的制度。讀書太多是錯誤的。體育與衛生健康應該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

發展品格，尤其是像軍人們所擁有的美德，如服從、忠誠、意志力、自制、自我犧牲，以及對於職責的榮譽感等。學識的重要性則列爲第三等。爲女學生而言，最要緊的是訓練她們做賢妻良母。對於「全民教育」的觀念希特勒深致厭惡。他認爲那是自由主義分子發明的毒藥，足以使他們自行分裂而趨毀滅。他認爲，每一個階級乃至一個階級之下的每一個分支都只能有一種教育。對於廣大羣衆來說，他們應該安心「享受」做文盲的福氣。

至於能有資格受教育的集團，他們所受的教育也僅限於「一般觀念」，這些觀念要靠周而復始的重複，銘刻在他們的心版上永誌不忘。其主要的原則永遠是「兒童屬於國家」，教育唯一的目的「是爲國家訓練工具」。

而戈培爾正是忠實執行希特勒的「宣傳哲學」的最理想人選。

約瑟夫·戈培爾，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生於德國萊茵河畔的一個小城雷德特。他父親是一名由工人提升上來的小職員，生有三子一女。這是一個篤信天主教的家庭。小戈培爾在四歲那一年，有一天忽然坐在門口台階上大叫腿痛，經過醫生診斷，確定爲小兒麻痺症，從此，戈培爾就成了癱子。這對戈培爾個人講，對全家講，都是一個莫大的悲劇。

戈培爾既是癱子，又長得特別瘦小，所以自幼有自卑之感，但這種逆境促成他奮發讀書的決心。他父母也對他有內疚，所以儘管經濟十分困難，也要咬緊牙關送戈培爾進大學。這樣，戈培爾在十七歲的時候進了波恩大學，是他家中唯一的大學生。

只唸了一個學期，戈培爾的經濟就陷入了絕境，他不得不向天主教救濟協會申請救濟。他的第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冒昧地向天主教救濟協會申請助學金，以便能繼續唸一九一七——一八年的冬季學期。我是雷德特高中畢業的（附上成績單），畢業後入波恩大學唸哲學和歷史，在過去一學期中，我省吃儉用，並在校外擔任家庭小學教員，所以得以勉強度過了一學期。但我現在實在不名分文，已經沒有辦法繼續在校進修。」

「我父親是一名小職員。他收入低微，而物價高漲，即使有所節餘，也只能用來維持我的兩個哥哥，一個在西綫打仗，一個在法國當俘虜。」

「我雖然靠休假日掙錢，但不幸的是我掙不到幾個錢。我也曾努力爭取做短工，但我的努力全告失敗。由於我是癩子，軍隊不收我當兵。而我的出路只有繼續求學。這事能否成功完全要決定於貴會是否能給我補助。」

「我誠懇地向你們呼籲，並希望及早獲得回音。」

一周後，沒有回信。他又寫了第二封信。結果還是沒有回信。於是他再隔一周後又發了第三封信。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的父親是雷德特倫納茲公司的小職員，他的年薪是三千八百至四千馬克。我們沒有儲蓄。媽媽是家庭婦女。父親有三子，我最幼。大哥二十四歲，在西綫當炮手。二哥二十二歲，在法國當俘虜。妹妹年僅八歲。」

「由於生活費用上漲，父母需要支助我的兩個哥哥，所以已不能給我任何補貼。爲此，我不得不向貴會申請補助。」

天主教救濟協會終於批准了戈培爾的申請。由此戈培爾得以先後唸了五、六間大學，二十四歲時，

也就是一九二一年，在海德堡大學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戈培爾進入成年之時，正是德國遭受戰敗之日。當年他作爲一名愛國知識分子，想的是如何復興祖國。他說，「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不了解人民。他們害怕社會主義，但我深信只有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才能救德國。我們必須爭取德國工人支持國家社會主義，決不能讓他們支持馬克思主義。」

他特別反對羅加諾條約，他說，「羅加諾條約是出於資本家的需要。今天只有資本家說了算。我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正在前進中。我們不能做無所作爲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強大，只有強大才能實行社會主義，才能去爲社會主義進行戰鬥。」

戈培爾的思想在這一點上是與希特勒不謀而合的，所以他馬上加入了希特勒的納粹黨（德文國家社會主義黨的縮寫），並成了納粹黨元老中唯一的一名鷄蛋頭和理論家。

戈培爾與希特勒還有一個相同之點。他們兩人本來都打算做文人，投身文藝界的。戈培爾在大學時還出版過一本中篇小說。但時局的發展終於使他們棄文就武，做了窮兇極惡的納粹頭子。

希特勒對戈培爾可以算是伯樂。戈培爾一入黨，希特勒馬上委任他爲柏林市納粹黨首腦，越過了許多其他「老黨員」。戈培爾也沒有辜負希特勒的期望。世界上的人往往只知道希特勒，而忽視以下一點：沒有戈培爾，希特勒是沒有辦法成爲希特勒的。戈培爾以一名潦倒的知識分子，一躍而居要職，他要報答希特勒知遇之恩，乃埋頭苦幹，千方百計迎合希特勒的意圖。

譬如說，希特勒的整個事業中有一張皇牌叫做反猶。戈培爾就是反猶的忠實信徒，他在日記中毫不覺得內疚地這樣寫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 元首又一次堅定表示決心，毫不留情地肅清歐洲的猶太人。對這件事情

決不能有任何婆婆媽媽的感情。今天臨在猶太人身上的災難是罪有應得的。在摧毀我們的敵人的同時也必須把猶太人摧毀掉。我們必須以鐵面無情的手段加速這個過程。這樣，我們就將爲人類作出無可估量的貢獻，因爲人類受猶太人之禍已歷好幾千年了，必須打破重重障礙使我們全體人民接受這種毫不妥協的反猶精神。

「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 必須在全歐洲範圍內解決猶太人問題。留在歐洲的猶太人仍有一千一百萬。首先，必須把他們集中到東方去。可以在戰後找一個海島，譬如說，像馬達加斯加，把猶太人集中到那兒去。如果不把猶太人逐出歐洲，歐洲大陸就不可能有和平。」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 最後我們討論了猶太人問題。元首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是永不妥協的。必須把猶太人逐出歐洲，如果必要的話，不惜採用最最殘酷的手段。」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猶太人正在被遣往東部。手段是相當野蠻的，我不能在這裏作詳細的描寫。今後猶太人將所剩不多了。他們中的百分之六十將予處決，僅百分之四十可以留下充當勞動力。我們在這件事上做得甚爲小心，所以沒有引起外界的大注意。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不應該有任何兒女之情的。如果我們不摧毀猶太人，猶太人將把我們摧毀。這是雅利安族與骯髒的猶太人之間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沒有一個其他國家或其他政府能夠像我們這樣爲這個問題提供一次世界性的解決。」

在戰爭問題上，希特勒一貫主張把每一個戰役打到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後撤，要麼是勝利，要麼是全軍犧牲。在這方面，希特勒遇到了許多作戰將領的反對，因爲按照作戰規律，戰爭中總是有退有進，有敗有勝的。希特勒的瞎指揮對德軍的作戰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只有戈培爾毫不動搖地支持元首。

一九四三年，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失敗後，戈培爾還在日記中寫道：「元首毫不動搖地表示相信第三

帝國將作歐洲的霸主。我們面前還有許多仗要打，這些戰役無疑將導致輝煌的勝利。所以，統治全球的道路實際上是敞開着的。統治歐洲是統治全球的前奏。

「在這方面，我們決不能去討論什麼是非問題，也決不能把是非作為任何討論之基礎。如果我們在戰爭中打敗，那就證明德國人是錯了，如果我們勝利，那就證明我們有理。總而言之，勝利就是真理，勝利就是道義。」

現在再回頭說，戈培爾在聽到羅斯福的死訊之前，就一直在研究希特勒所喜愛的那本書：《腓德烈大王傳》。腓德烈大王是普魯士的開國君王，也是元首所崇拜的民族英雄。但這位英雄也曾遭遇過時艱，他在七年戰爭中吃了敗仗，失去信心，悲觀萬分。最後不得已召集手下的全體大臣和將領，向他們公開宣佈說，「如果在二月十五日前時運不轉，我將自己處決自己，以結束戰爭。」正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忽然在二月十二日傳來了俄國女皇身亡的消息，腓德烈大王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終於活了下來完成大業。

戈培爾爲了寬慰那位灰心喪氣的元首，時常拿着這本元首所喜愛的書，用唸台詞的口吻，向希特勒說道：「英勇的國王！請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難的日子就要過去了。您那交好運的太陽很快就要撥開雲霧升起來照耀您了！」

不但如此，戈培爾還把他自己的幻想向全軍進行廣播，以激勵士氣。廣播說，「否極泰來，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元首已告訴我們，今年是時來運轉的一年。領袖的天才的可貴品質就在於它能預知和確知即將到來的轉變。命運給我們帶來了這樣的領袖，我們應當深信，元首所指出的奇迹即將來到。」

戈培爾把他的廣播詞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廣播，希望達到「謊話說一千遍就成真理」。這一條引語人